

## 美国斯坦福大学放映《活摘》 民众谴责中共暴行

【明慧网】2017年5月23日晚，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放映了讲述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纪录片《活摘》（Human Harvest），几十名观众，包括退休法官、学生和各界民众，纷纷表示，中共的活摘暴行非常恐怖，应该予以制止。

获第七十四届皮博迪奖的纪录片《活摘》（Human Harvest），通过诺贝尔和平奖被提名人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对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及交易进行的大量翔实的调查和证人的举证，揭开中共十多年来从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身上活体摘取器官，并进行贩卖牟利的真相。

影片结束后，大卫·乔高和“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DAFOH）的代表阿里杭珠医生到场回答了观众的问题。

阿里杭珠医生表示，自从2006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首次被曝光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充分证明了，中共正在进行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活体摘取器官的罪恶。



“这些被屠杀的是活生生的人、无辜的良心犯，当有需要器官移植的人愿意出钱的时候，他们被按需杀害。”阿里杭珠说：“这种犯罪行为因打着救死扶伤的幌子而变得更加邪恶。”

### 退休法官：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让我感到震惊

加州最高法院退休法官昆廷·柯普（Quentin Kopp）观看了影片后表

示：“这让我感到震惊。中共活摘器官暴行，让我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中共的行径违反了联合国的原则。联合国对中共的暴行没有采取行动让我震惊。联合国应该向中共施压让其停止暴行。”

他说：“法轮功是和平的，为什么因为信仰就杀害法轮功学员？这是中共邪恶独裁性质决定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应该停止。”◇

## 加拿大国会议员：全力支持和声援法轮大法



■ 加拿大国会议员 Scott Reid

【明慧网】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弘传二十五周年之际，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接到国会议员 Scott Reid 的贺信。Reid 议员在贺信中表示自己全力支持和声援法轮大法。

Reid 议员在贺信说：“因为他们的信仰，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中国）持续地遭受无法形容的迫害。这违反了所有和平、多样化和自由社会的价值观。应该庆祝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正义准则，而不是回避。”

他在贺信中说：“在法轮大法弘传二十五周年之际，全世界各国和人民将感谢那些不断为他们的信仰遭受苦难的人们，缅怀那些被杀害的人们。我全力支持和声援法轮大法。”

Scott Reid 议员自当选开始就始终如一地支持法轮功，他曾在国会发起动议，请求加拿大帮助营救加拿大人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亲属。◇

## 报社平面设计师修炼法轮功的经历

【明慧网】罗伯特今年三十六岁，在美国纽约一家英文报社工作，作为平面设计创意部负责人，这家报社获得的几项设计大奖里包含了不少他的汗水和辛劳，以及灵感乍现的快乐。不过他认为，放下对名、利的追逐，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这是他在修炼法轮功过程中的体悟。

说起修炼的缘起，他谈到二十年前的往事：“十四、五岁时我就读了一些道家的东西，我总是在寻找东方的修炼方法。”

二零零零年夏天，他十九岁时接触到了法轮功，《转法轮》这本书中的道理让他相信，他终于找到了“道”，于是他开始了真正的修炼。

一晃十几年，年轻小伙子已经开始步入中年，回顾过去，他说：“法轮功‘真、善、忍’的准则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的思考问题和做事的方法。我以前是个很容易紧张的人，



■ 罗伯特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游行现场。（2017年5月）

也觉得生活压力很大，学了法轮功后，我变得更加宽容，对别人也多了不少善意，更真诚地对待他人和自己，压力随之也缓解消失了。”

最亲近的人对于他的变化体会最深，罗伯特和哥哥的关系曾经冷到

冰点，但现在他们是好朋友。

罗伯特笑着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们两个就是不对付。他招惹我时，我总是回击。当然我也招惹他，现在想起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完全不值一提。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我不再去惹他生气，也不再反击，结果他也变了，我们的关系变得很亲密。”

修炼人是在不断地看淡世间的名和利，但这并不说明修炼人失去了上进的动力、无法在本职工作中表现出色，因为按照法轮功的道理，做个好人，第一步就是将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罗伯特认为，当人在内心把对名和利的追求放下，就更能集中精力在工作上，反而会有更多的智慧。

看看他的团队获得过的多个媒体设计大奖，就知道他的话，真的很有道理。◇



### 读《转法轮》十天 晚期肺癌痊愈

【明慧网】二零零三年，我在外地做生意，一天有熟人对我说：“老刘，你的脚怎么肿了？”当时我也没有在意，过了几天，脚越肿越大，于是我就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告诉我说是晚期肺癌。并问我是否住院？我说，算了，不住了。

我忧心忡忡地走出了医院。途中偶然遇到一位修炼法轮功的朋友，他向我打招呼，他已看出我得了病，问我是什么病，我告诉了他。他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一本书，对我说：“这是一本宝书，只有这本书能救你了，你一定要好好看看。”我接过书一看，书名是《转法轮》，心想，我可能不会死了。

回到住地，想起那位朋友的话，这本《转法轮》是宝书能救了我的命，于是我把《转法轮》放在屋里最高最干净的地方，每次看书我都要洗手。我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就看完了整本书，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小时候就听说过修炼的故事，自己也很想修炼，曾先后学过四种功法，但是都不如意。看完《转法轮》，我耳目一新，如获至宝。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使道

德品质回升，是性命双修的功法。这才是我要找的。

当时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还很猖獗，但是我不怕，我就要修炼法轮功。当时我高兴的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彻夜未眠。

第二天，我找到那位朋友，学会了五套功法，回来的途中，我发现我的脚不肿了。以后我根本不去想病的事，每天坚持看《转法轮》、炼五套功法。

十天后，我再去医院复查，结果肺部无异常，晚期肺癌消失得无影无踪。几个医生都震惊了，异口同声地说：“太神奇了！”他们问我是怎么好的，我把学炼法轮功的经过告诉了他们，他们都说：“法轮功太好了！了不起啊！”他们还向我索要了那位炼法轮功的朋友的电话号码，说要更多了解一下法轮功。

通过修炼法轮功，我不但肺癌好了，脑血管硬化、慢性胃病、气管炎、耳聋、牙痛病全部都好了。

如今十四年过去了，每每想起师父对我的救命之恩，我都会泪流满面，感激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文/刘新生）

# 曾遭诬判九年 汉中市医院麻醉师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陕西省汉中市医院麻醉师何忠武，只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九年，他在狱中遭受残酷折磨，至今仍留下后遗症，并被剥夺在医院工作的权利。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当时四十八岁的何忠武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以下是何忠武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我于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理念做人，身心得到了巨大改善。因严格按照“真、善、忍”的信仰要求自己，我变得更善良、更加宽容、更加真诚，得到熟悉我的人们的的好评和尊重。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动迫害运动，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灭绝政策，导致我遭受到了如下迫害：**遭绑架迫害：**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四点，我在汉中医院麻醉科接夜班，当时急诊手术接台、同台到次日晨八点都没完。我极度困乏、饥饿刚回家，科主任电话让我到医院加班，途中遭到两个不明身份的陌生人劫持，也未出示任何证件，拦截出租车到汉园宾馆，一群人不间断的轮番辱骂、威胁一天多，长时间不能睡觉、饥饿困乏的我说话都无力。

**在汉台区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第二天，我被劫持到汉台区看守所。到看守所首先被抢走所带物品，包括衣裤，被换上大床下积存的发霉肮脏的中山装，上面人为撕开几道口子，他们称“战斗服”。白天有不停的提审，还要擦地板、给别人洗碗，天天夜里后半夜还要值班，要求站军姿，不标准或困乏眯眼就遭毒打，没有说话、喝水、上厕所、走动、打盹的权利，否则就是毒打。

我从宾馆到看守所，在铁门内近半个月我都没有直过腰，只准弯腰爬着走路、干活，除了值夜班能

站直外还有一次，两个在押人员把我大字型抵在水泥墙上，一个在押暴徒用足了劲向我胸前猛击一拳，虽然我竭尽全力撑着，但还是昏过去了，接下来几个月痛的不敢自由呼吸，胸骨肯定骨折了，这是最严重的一次，他们所说的“红烧肘子、飞毛腿”之类就是轻的伤害。近半个月不许到水池边用水龙头，每天别人大小便完了，我去冲洗干净再用沙袋堵上，放些水用擦地抹布洗一洗脸。阴暗潮湿中我除脸外浑身长满疥疮，奇痒无比。

**在汉中监狱遭受的迫害：**

在被非法关押长达一年多后，我被汉台区法院非法判刑九年。非法庭审时，家里借外债请了律师，结果开庭时，公诉人几乎代替了律师，我的陈述几乎全部制止。法官最后宣布改日宣判，书记员的记录没让我看就急忙喝令我签字。几天后听看守所警察议论说我案公诉人出车祸，腿断了，他家人伤的更重。

二零零五年五月，我被劫持到汉中监狱入监队，每天被逼干活、训练、背监规，在烈日下水泥地面上走步伐还要自己叫口号，从早晨八点到下午六点，除外上厕所和吃饭不许停，在屋檐下的罪犯看着，不规范狱警就打骂。我的双腿肿胀，右腿几乎拖着走困痛发麻、头昏。

**在渭南监狱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五年冬天，全省男性法轮功被集中到另一个重刑监狱——渭南监狱。二零零六年夏天，监狱成立“转化”小组，指派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我们被关在一个破旧的库房，一天坐十几个小时，坐不直要暴力惩罚，呼吸声大了、咳嗽了、叹气了等一切都可遭到随意暴力惩罚。我因血压高不时吐血，看东西经常是彩色的，每一次呼吸都要竭尽全力，浮肿的大肚子像个孕妇，麻木的腿肿的看不清关节，走路象踩棉花。

以后几乎年年都有专项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迫害，每次都是恐怖而让人崩溃。二零零六年冬天，“转化”小组安排在工区水池的过

道，过道口没有门，外面下着大雪吹着风，水龙头天天冻着长长的冰柱，现在是巩固转化成果，组长他们坐在里侧有火炉，我们用包过棉花的塑料裹着，组长不许我们动，上厕所要打报告经他批准，我坐在最外边，靠外的右侧小腿被冻烂发痒，每年春夏都出癩糜烂奇痒，手抠后血肉模糊直到秋冬天寒，到现在还没有彻底根治。

这场迫害使我的亲人们也遭受到牵连，妻子顶着压力抚养孩子、照顾老人、还房贷；母亲因我弟弟的被害离世，两次被送医抢救，冤案与痛苦让她有点痴呆。儿子被判重刑，乡邻怕受牵连，嘲笑、怨骂声使父母从此很少出门、言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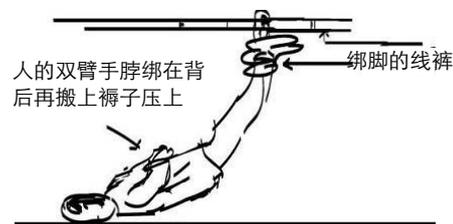
我于二零一二年三月出狱。出狱后我要求上班，单位说我被开除公职了，不是单位的人做临时工都不行。我只好打工养家活口。◇

## 中共百种酷刑摧残法轮功学员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每一种都令人痛苦难忍，生不如死。很多法轮功学员在修炼后脱离病魔，重获健康，但却被中共酷刑致伤、致残、致疯、致死。多少老人失去儿女，多少孩子失去父母。无数悲剧，始于酷刑，源于迫害。◇

### 绑吊压的酷刑

这种“绑吊压”的酷刑首先是把人按趴在光光的床板上，一般都是三个人上来一起动手。将受刑者的双手绑在身体的后背，再把两个脚腕绑上，拉升到上床的床栏上，固定。然后，再搬来沉重的被褥压在后腰上，此时受刑者疼痛难忍，惨痛的叫声出来……



【明慧网】2016年11月24日，江西丰城发电厂冷却塔发生特大事故，因冷却塔顶一截混凝土未凝固，突然发生倒塌，造成冷却塔上施工的七十四名工人全部遇难。此事震惊海内外，大陆媒体做了不实报道。我是现场目击者和幸存者，大难中幸运逃生，至今心有余悸。

我在江西丰城电厂冷却塔施工工地工作。当时冷却塔已建到近八十米高。2016年11月24日那天，吃过早饭，大约七点半左右，我和另两名同一班组的工人一块儿去工地。走到半道儿，我突然想起来要去仓库拿个螺丝，那两个工人先往工地走了。

当时并非交接班时间，塔上这班工人已干了一个多小时，我从仓库出来看到和我一个班的那两名工人乘电梯已上到塔上。电梯、平桥吊位置处于凉水塔内。我就去按电梯按钮，等着电梯下来。电梯从塔上往下只下了二、三分钟左右，突然上面一块模板掉下来，我还以为谁不小心撞下来的。在我抬头看时，瞬间凉水塔上的工人和模板、水泥、钢筋、三角架就旋转成一圈往水塔里坠落（凉水塔形状是底大上小）。我赶紧朝塔外方向跑，跑了有五、六步，感觉塔上边有东西往下掉，我后退两步，蹲在地上，用手捂着头，落下来的模板、混凝土、钢筋都掉在身边，感觉一分多钟时间才掉完，安全通道也被砸塌。

我自己毫发无损，身上只落了些



灰尘。我站了起来，在塔内围着冷却塔转了一圈，看看还有没有生还的人，结果一个也没发现。

我赶快去现场刨人，连续刨出四具尸体，第四个是我儿子，儿子的尸体陷进水泥里。这次事故仅我们一个村就有十个青壮年不幸遇难。刨出来的尸体面目皆非，惨不忍睹。

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是凉水塔最上一圈约四米高的混凝土建筑未能凝固好，整体从凉水塔上坍塌下来，导致上面74名施工人员连呼救声都没来得及喊，便全部坠落，被钢筋等材料压在下面，一分多钟时间就葬身塔底。

随后家人赶来处理善后，妻子的姐姐告诉我，是因为她已帮我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少先队组织），相信“法轮大法好”，才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劫难中得以逃生。我如梦初醒，赞叹法轮功的威力超常。

妻子的姐姐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两年前，她就给我讲了法轮功无辜受迫害的真相，劝我退出中共的组织，并告诉我，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大劫难来时能躲过。我当时就非常认同，同意让她帮我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少先队组织。

就在去年，我妻子的姐姐，就是孩子的姨，还给我儿子讲了法轮功真相，劝儿子“三退”，并嘱咐他常年在外施工，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可是儿子受无神论毒害，觉得不可信，也就没当回事，结果大难中未能幸免。

经历了这场劫难，深感人生无常，灾祸瞬间即可降临。我的亲身经历证实，法轮功学员讲的都是真实的。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欺世谎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赶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灾难来时真有神保！◇（文/佚名）

## 【文史漫谈】

### 纪晓岚的测字奇遇

中国又称神州，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令人惊叹。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这些不起眼的汉字，里面也蕴藏着很多玄机。纪晓岚是清乾隆年间大学士，他的著作《阅微草堂笔记》中有篇文章记录了他的神奇经历：

乾隆十九年（1754年），我参加殿试后，还没有唱名公布。在董文恪先生家里，偶遇一位会测字的浙江人。我写一“墨”字。那人说：“状元不会属于您了。‘里’字拆开是‘二甲’，下边是四点，您是二甲第四名吧？不过您一定会进入翰林院。四点是‘庶’字脚，‘土’字是‘吉’字头，您要做‘庶吉士’了。”（注：“庶吉士”是明、清两朝时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由考中进士的人当中选择的有潜质者担任）。后来，果真如此。◇

